

蒲县文化丛书

金俊安剪纸艺术

金俊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蒲县文化丛书

金俊安剪纸艺术

金俊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俊安剪纸艺术 / 金俊安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蒲县文化丛书 / 薛凤奎主编)

ISBN 978-7-5378-5583-9

I. ①金… II. ①金… III. ①剪纸—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5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0090 号

书 名: 金俊安剪纸艺术

著 者: 金俊安

项目统筹: 刘卫红

责任编辑: 王彩花

装帧设计: 名典印业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基因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总 字 数: 2257 千字

总 印 张: 163.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583-9

定 价: 568.00 元 (全十册)

编委会

总策划：薛凤奎

主 编：赵志慧

编 委：刘俊绒 席菊玲 张行健 王晓晖

《蒲县文化丛书》

薛凤奎

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融合与崛起的进程中，在坚强不屈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伟大历史画卷中，有一座文化之山纵亘于黄河东岸，与巍巍太行山平行并峙，那就是吕梁山。它北接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南临锦绣中原，既是黄土高原与山地平川过渡华北平原的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地理标识与节点。

从空中俯瞰，八百里吕梁山，东部断崖峭壁神奇瑰丽；西部黄土富积厚重深沉；中段骨脊山、南阳山恰似隆起的脊梁；北端管涔山、云中山双头延展；向南五鹿山再起高峰一片锦绣。就在秀丽的五鹿山主峰之阳，安静地屹立着一座千年古县城，安静地流淌着一条内敛深沉的文化之河。

蒲县，因了一位流传五千年的哲人的名字而结缘。帝尧，一位胸怀大公仁爱的上古圣王，与这位同样胸怀而甘于隐逸的蒲伊子的一次震撼会面，无形之中竟然成就了蒲县文化数千年不变的独特的基因。一条看似波澜不惊，却内敛深沉的河流，惟因其深、其远、其古，虽沉寂一时，一旦汹涌亦会映出一刻渲染的霞光，然后依旧会一如既往地静水流深下去。

《蒲县文化丛书》正是在文化自信已然成为全民族的自觉自醒自建的时代背景下腾起的一朵浪花，是中华民族血脉在新时代奔流涌动进程中的一痕潮红，虽然只是一瞬间的光影，却是厚重吕梁山上开出的一片倔强而热烈的山花，是英雄吕梁山胸怀中漾出的一阵激动与豪

情。这些唯美的文字、火热的情怀、跃动的青春，还有思深忧远的诗篇、博采深研的收藏、妙思巧手的剪纸，无不浸透着对家乡的挚爱、对艺术的深爱、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炽爱。这部丛书是蒲县文化长河的一次浪花翻腾、是长久沉静之后的一次神采耀亮、是蒲子厚重文化滋养的节点式勃发、是漫长萌发成长磨砺之后的成熟收获，更是吕梁明珠美丽蒲县声誉形象的一次艺术展示、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一场艺术盛宴！必将留给善良勇敢厚积薄发的蒲子儿女和关心蒲县、热爱蒲县的各界人士以美好的记忆、艺术的体验，和时空穿越的惊喜！

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光荣的劳动、熙攘的生活间隙，就着淡淡的书香，轻启鲜活的页码，用一颗本真善良的心灵，感受尧王访贤讲道台的古老，情系五鹿山灵与肉的真诚，描摹市井村乡生活技法的独到。让我们用探求新知，守望信念的目光，接触古老钱币中的这一枚铸造于 2500 年前蒲县的战国蒲子布带给我们的强烈视觉震撼，还有早已深深印在土窑洞窗棂上中国红的秀美与灵动。

八百里吕梁山集峻岸、厚重、灵秀于一身，共勇敢、顽强、豪情于一山，工作于斯、奋斗于斯、奔波于斯、奉献于斯，所思所感，化诸文字、凝于诸艺、汇成丛书，既是时代的盛事，亦是作品的幸事，深切盼望蒲县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昌盛，文艺工作者始终不忘厚重吕梁、英雄吕梁的初心，继续植根于蒲县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广阔胸怀，打开眼界，深入体验生活，贴近人民，提升创作水准，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人民性完美结合的精品力作，宣传阐释蒲县特色，讲好蒲县故事，传播蒲县声誉形象，展示蒲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薛凤奎，山西离石人，大学学历，农学学士，农业推广硕士，现任中共蒲县县委书记）

蒲域厚土新丰获

张行健

一套以蒲县作者为主体的文学文化系列丛书将要付梓发行了，这是蒲县十万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也是临汾文学界一个值得赞誉的谈资。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蒲域儿女的文化自觉和文学意识，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这一届为政者的文化决心和高瞻远瞩。品读与忖度这一套 10 本各具特色个性兀现的文学文化丛书，仿佛看到莽莽苍苍绵延不绝的吕梁大山所承载的浑厚黄土，看到黄土地所蕴含容纳的厚重人文，这丰富人文的一部分当属于眼下五彩纷呈的新收获。

丛书内容丰富而文本清晰，所属文学范畴的有小说集、散文集、新诗集、旧体诗集和剧本创作；所属大文化范畴的有古钱币的收藏与鉴赏以及民间剪纸艺术及技艺的展示。我想，就文学体裁的门类，可以说已较齐全了。而文化门类，则选取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钱币鉴赏与剪纸艺术。这套丛书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可谓匠心独运又用心良苦矣。

丛书唯有一本散文随笔集，那么就先从代冰洁的散文新作《零事物》谈起。

代冰洁的文学创作已有十多个年头，八九年前曾出版过一本小说集《麦穗儿的忧郁》颇受好评。在反复考量和思忖之后，冰洁根据自己的性情自己的阅历和自己的气质，她觉得选择散文随笔创作更适合

自己，闲适、淡泊、自由、率性、孤僻、孤高、温和、封闭，这一切性格特质不大情愿驾驭具有社会性元素较强的小说作品，而抒发自己的内心、探秘心灵的敏感的是散文。散文是通过具有独特个性的思想感受和艺术途径进行生活对话，和自己对话的。代冰洁 2016 年创作的畸零人系列散文作品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让人内心震撼。她在充分地表达自己个性和读者真诚交心的时候，无不洋溢着作者本人的深切感觉，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和一个真实隐秘的内心世界也一点一点地袒露在天光之下，铺陈在稿纸之上。她充盈饱满又娓娓道来地呈现了一种精神状态……哀乐之心感，歌咏之声发，沉郁之神觉。在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篇章里，代冰洁一下找到了艺术的触须，踏入了生命的通途，触摸到了文学的魂魄。她二十万字的散文随笔如同铺展开来的一条文学小径，这条小径见证了她思索的阵痛和跋涉的努力，这也是一条甩脱兽性，彰显人性，通往佛性，向望神性的大散文的精神通途……

在临汾市，代冰洁已是圈子里很有名气很有个性的女作家，她依然把自己置身于冷漠的圈子之外，在凄清寂寞而相对封闭自由的独处中，固守着心目中神圣的文学麦田。

这里，我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代冰洁讲究而节制的语言，她的散文语言干净利落，简洁从容，又富于质感。这是多年的文学历练和语言自觉，也是一种文学修养本质上的体现。

语言从来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作为文学内容的承载者传达者表现者和抒发者，它有了多元化的身份。对文学语言的自觉以及自觉之后的历练以至形成别于他人的风格和特质，这是文学人的基本功，也是影响一个文学人成就大小的界定之一。

丛书的自由诗集也是一本，那就把荀莉的《一株自由行走的兰》

单挑出来进行赏析。

荀莉的诗如同荀莉的人，自然、纯朴、清新、坦诚、敞亮、蕴含、执着、柔韧、简洁、干练。读她的诗，让人自然联想到多年前闻一多先生所倡导的新诗的三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抛却后者多少有些对形式苛求之外，荀莉的诗给人以绝对的韵律与节奏的美，意境与意象的美，这是几年前读她诗歌的最初印象。这次集约品读了她的百余首诗作，心域如同淌过听水河的汨汨清流，又如置身于原始洁净的五鹿大山里，贪婪地呼吸着清爽甜美的空气，看到了松林、山泉、野草、灌木、飞禽、走兽，它们在蓝天白云下一齐舒展着、点缀着，在对大山抒情……

诗人润所兄说，这是荀莉发自内心的吟唱，有苦有甜，缠绵悱恻，心意流淌其中，激情蕴含其里……在诗与歌就要分道扬镳，快要断绝关系的时候，荀莉以自己的方法让它们重归于好。亦歌亦诗，诗人成了诗歌的新主人。这一段似乎不经意的话其实非常重要，他强调的是自由诗的音乐之美，有自然明快而韵律清新的音韵，更便于诵读吟唱，何乐而不为，只要不是生硬勉强地凑韵找韵就行。是的，好的富于内蕴的自由诗并不一定要外在的韵律，诗之本身具有内在的韵律更富质感。话说回来正如郭沫若早年的自由诗，闻一多先生的大多诗作对音韵的自觉也并未影响到诗意的表达，反而使作品更具有了节奏感，具有了弹性具有了诵读的魅力。

荀莉的诗不故作高深，不追求晦涩，无论如何，隐晦与深刻是两码事情，既然是诗歌，就应有歌的元素和歌的品质。坚持诗中之歌不是浅显是传承和另一种意义上的拓展。

这是一种可贵的坚守和坚守中的掘进。

在诸多客体的表达中，荀莉无不抒发着自己，表现着自己，成全

着自己，矗立着自我，她果真成长为一株我行我素淡雅芬芳的兰草，与梅、竹、菊等文学姐妹点缀着美丽的蒲城山地。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荀莉和代冰洁刚刚成了市作协第二届签约作家，我想，她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文学平台上了，愿在文学之路上愈走愈远。

黄梅英与李红英的小说各有千秋，各具特色。黄梅英的作品温润抒情，李红英的小说冷峻自我；黄梅英的小说书写现实，描摹当下，李红英的小说沉浸昔日，反刍过往；黄梅英的小说稳重沉实，文本传统，李红英的小说立意奇谲，文本前卫；黄梅英以书写当下女性的生存困境为主，李红英以表达往昔的记忆碎片为重点。可以说文学载体不同，文学理解各异，这当然取决于个人的生活阅历、生活体验和文学气质的不同所致。

黄梅英的创作受新时期文学之初女作家系列作品的影响极深，从文学思索内容选项到文本结构和语言模式，可见一个人在文学成长和文学塑造时期自己所喜欢的作家作品那种深入骨肉深入思想的烙印。

带着这种深深烙印和文学意识的黄梅英，在她的作品里首先关注的是女性本身的人生遭际和心灵深处的困惑矛盾……这是一个貌似陈旧的话题，也是一个常写常新的话题，无论在什么社会形态和人生阶段里，女性问题永远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从封建、男权——女性存在感——女性的个体价值，从家庭、伦理到婚姻爱情，社会角色当然还有所谓的女权主义……用文学形式和文学笔墨表达这么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这是对作家的思想认识深度的考量，能做到对一般知识女性和普通妇女生活状态的真实展示并尽可能地对其心理情状进行揭示和探微，这已经难能可贵了，对女性生存困境和情感复繁的书写，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命题。面对这个命题，黄梅英需要思

考的东西还很多。这里谈一下语言问题，梅英在语言运用上下功夫不够，当初写作时对语言的自觉还不行，在叙述抒情和描摹的过程中，语言的质感和弹性尚失缺，语言的个性便不足了，这应引起足够的警惕。文学观念的、文学思索的、文学理解的、文学手法的，必须有一个变化而不可以一味无休止地重复自己……“手法”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它折射的是作者整体的文学考量。

李红英有敏锐的语言感觉，有个性化的表达天赋。多年来她一直用文学的天真和浪漫构筑她理想的精神栖息地。她用抒情诗一样的优美语言抒发一颗永远的童稚之心。她的性格特质与复杂的当下社会永远不可能交融起来，以她的偏执和片面绝对不可能理解灰色的世道人心。其实她骨子里一直在排斥和抵触着当下生活，关闭了通向大千世界的狭窄通道。粹纯由着性子来打理生活来写作来处理人际关系。李红英最好的作品还是多年前的《五鹿山传奇》，那完全是用一颗童心来忆及五鹿山优美过往的，以批评和鞭挞的心态审视当下的五鹿山被市场经济裹挟之下的痛苦呻吟，人心的扭曲和山体的扭曲滑坡一样。小说《鸟向天堂飞去》、散文《用一种姿态卑微地活着》这些作品无论情节的营选、人物塑造和语言的运用无不展露李红英的文学才情驾驭语言的能力。这种才能一旦找到一个宣泄的突破口，便如蒲地的听水河一样汨汨流淌不舍昼夜……

李红英是执着的也是执拗的甚或是固执的，李红英是自信的自恋的甚至是自负的。当创作遭遇瓶颈困惑和无所适从时，思维一定要清晰，要反省自我。要来一个创作的嬗变，必须多读多思多反刍。思索大于创作，如果一味按贯有思维我行我素，将会步入到写作的魔幻怪圈里。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和对往昔的追念，小说得承载生活之重和生活之轻，要承载生活就得熟知生活，深入生活掌握自己的

生活，并且提炼生活过滤生活。对当下生活的巨大隔膜和先天的生理与心理的排斥新生活的趋向，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大障碍大硬伤。清晰明白的理性对一个文学人尤其重要。

蒲子之地生长五谷杂粮，生长小说散文，也生长魅力无穷的古体诗歌。我想，这可以上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蒲伊子们的《击壤歌》的岁月。当然，《击壤歌》也应是上古时代的自由诗口头诗作。古体诗的创作在蒲域蔚成风气，应当是近几年的事情，一个个诗作者的大名可以说耳熟能详：王官庆、张世贤、王晓晖、高海生、张荣保、张浚祥，还有更年轻的许俊英、单文萍、张纪庆、张华祺等等，丛书中的三位诗人代表了蒲子古地的老中青三代诗人，也是古体诗词创作高度的三个标志，如同蒲域内绵延山脉里的三座山峰，相互连接又各自独立，在共性的前提之下个性突兀。如果说王官庆先生正格正路、朴实天成的话，年轻的王晓晖则承袭传统、守中求新；如果说王晓晖沉实古典、深厚灵秀的话，那么王官庆则淡定从容、坦率平易；如果说王官庆庄谐并举、雅俗共俱的话，那么王晓晖视野宏阔、载体宽泛；如果说王晓晖托物感怀、酬唱自如的话，那么王官庆也会信笔达志、情景相生；如果说王官庆的诗豁达外向、笔墨洒脱的话，那么王晓晖的作品则谨慎收敛、词句简约；如果说王晓晖的诗作善于用典、讲求源流的话，那么王官庆的作品相对自然性情、本色当行……这是一种很有趣味的诗歌现象。只是由我一个写小说的推车卖浆之流要赏析总结起来力不能逮且生硬勉强。我敬重王官庆老师的古诗意识和创作的自觉，敬重他孜孜矻矻的探求精神和不倦创作的鲜活状态。可以说他代表了蒲域老一代诗人的精神高地和创作标杆。

和晓晖接触很多，我认为晓晖首先是一位文化学者，其次才是一位有追求的勤奋的诗人。他对地域文化的熟知和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使

他早具有了学人的修养和丰蕴的内涵。一直认为晓晖不应该在行政上谋事，应该在研究单位或大学里面致力于专门的学科。中国并不缺少行政官人和公务人员，缺少的是真正有实际学问和精神操守的知识分子和有建树的学人。

晓晖的诗平和，方正、实在、规整，于一律的严格谨饬中，也不乏几许聪颖的灵动，这是 he 已形成的风格，是他性格、情趣、学养、智力、家教、师袭、交友互动等元素在诗文中的凝聚。

诗作的字斟句酌和工稳整饬以及对仗的技法形成了晓晖创作中的要求，这是他对诗的敬畏也是对文本的虔诚，在严格的起承转合中，表达作者的所思所悟和情感心绪。

我一直认为，由于古诗的诸多限制，创作中又要依循它谨严的格律，总不免要束缚作者的思维触须，钳制感情的自由舒展。也就难以达到每首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我。无论王官庆老人还是王晓晖小弟，其诗集中的不少诗作似给人以“千部一曲”之嫌，要超越自我更应突破阻碍。

相较于王官庆和王晓晖，另一位诗人高海生则秀峰突起，别开生面。

有关诗歌文本方面的特色这里不再赘言，令人感动的是高海生诗歌中流溢的性情和俏皮的生活细节的运用。

如果说读晓晖的诗表情凝重的话，那么读海生的诗表情是轻松的；读晓晖的诗心情庄严的话，读海生的诗心情是愉悦的；读晓晖的诗像静听肃穆教堂里牧师布道，读海生的诗尤如同朋友倾心交谈；读晓晖的诗像文论老师的娓娓讲座；读海生的诗就像和情人在窃窃私语；读晓晖的诗如在冬日的雪塬上伫立沉思，读海生的诗如在春风拂面的杨柳下缓缓散步；读晓晖的诗感觉像是大田里镰刀在收割麦扑儿，读海

生的诗感觉是秋夜的谷场里村姑在对月吟唱……晓晖在用心血写诗，海生在用性情写诗；晓晖常常用理性思维写诗，海生大多用感性的触须写诗。

海生的诗，有着景与情较完美的结合。

以物喻物，以物寓情，渲染烘托，强化意境，蕴藉含蓄，真切可感。大多诗作里，将景物诗化、画化，绘出了景物与心情的独特神韵和美的意境，创作出每首诗作的典型环境。

海生的作品里，抒情性的描绘和散文式的书写相结合，使二者互为表里，互动而成，在诗意朦胧的背后往往潜伏一个诗人个体的艺术形象。

海生的作品里，往往轻俏地营造一个抒情场景，从而激发起深沉壮阔的情感激流，或坦率或含蓄地倾诉出内心的强烈愿望，飞越激荡，尽声尽情，书其所愿，一泻千里。

海生的作品里，善于运用象征手法，熔裁化铸，使诗作中的象征借喻物合二为一，浑然一体。

海生的作品里，往往把生活中珍珠般的细节运用其中，如星星点缀苍穹，犹文眼提领通篇，形象生动，神韵毕现，既接纳了天风地气，又增强了艺术感染。

海生的作品里，我读出的是性情和灵气，是气质和修养，是先天流露和后天历练，是带着镣铐跳舞又敢于挣脱镣铐的约束，这是大胆的诗词尝试，是可贵的艺术创新。

丛书中可喜的还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蒲剧艺术形式的蒲剧剧本《讲道台》。这是王晓晖的用心之作，也是他的尝试之作。在这出九场次的剧本中，有晓晖多年来地域文化研究的许些精华浸润其中，有对蒲伊子的拓展性的书写和个性化的诠释。剧本展示的是上古时代

尧王访贤，神草治洪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有民间传说有历代演义，更多的是晓晖在传说基础上的梳理过滤集中和升华，并以戏剧的多幕形式创作而成。精巧而智慧地把尧王访贤和蒲子讲道纵论围棋棋理，明晓疏堵缓急，标本兼治的治水策略与寻找蒲草以利用蒲草特性，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固定河床，逼水归流，化害为利的两条线索结合起来，既齐头并述又分开来讲，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上古时代的一段佳话，剧本中既隐约着西方三一律的矛盾冲突与人物纠葛，明暗纲线又承袭了中国传统戏剧的情节设置与巧合安排，跌宕起伏又抒情舒缓，在塑造“圣尧”和“蒲伊子”二位大人物时作者还是花费了一些心思的。

再简要陈述两本凸显文化元素的著作。剪纸艺术是根植于民间乡野一朵奇葩，即使在贫困偏远的山区，剪纸的民间行为也历久不灭长盛不衰。它是草根乡民抒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生存状态的表达，对内心情感释放的最简便最经济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最集中最客观最自由最形象最夸张也最前卫的艺术行径。年轻的剪纸艺术新锐金俊安，理念是超前的，在传统基础上又富于崭新内涵和全新理解，这便具有了现代意识。他勇于探索推陈出新，曾尝试立体剪纸、组合剪纸、国画剪纸、编纸、撕纸、烫纸等品类，明显汲取了其他艺术形式的营养，而拓展了剪纸艺术的内容和技法，使之注入新生命的活力，形成金俊安的个性特质。左增文先生的钱币收藏，堪称蒲域一绝和平阳一绝。从他收藏的古钱币里，可梳理出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从上古时期至当代钱币，跨越几千年，展示出古钱币的发展沿革和人文轨迹，以一斑而窥视全豹。以细微而纵观全貌，辐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形势、人文环境和生存状态。左先生的行为价值远远超越了古今钱币的经济价值，在人们的

观赏和审视中，可进一步了解中国钱币的世界地位，并加强传承弘扬中华钱币文化的自信，使之发扬光大再创佳绩。

是为序。

（张行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协主席团委员，国家一级作家，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临汾市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001	第一篇	动物篇
083	第二篇	人物篇
121	第三篇	创意篇
161	第四篇	风景篇